



# 梅森探案

空盒疑案

怪钟谜案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 / 著

# 空盒疑案 怪钟谜案

胡洋子 / 译

印远方 / 译



**梅森探案**

A PERRY MASON MYSTERY

群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盒疑案; 怪钟谜案/ [美] 加德纳 (Gardner, E.S.) 著;  
胡洋子, 印远方译. - 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2.1  
(梅森探案)

ISBN 7-5014-2645-7

I. ①空…②怪… II. ①加… ②胡… ③印… III. 侦探小说-  
作品集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0708 号

## 空盒疑案 怪钟谜案

---

著 者: [美] 厄尔·斯坦利·加德纳

译 者: 胡洋子 印远方

责任编辑: 鲁玉容

封面设计: 章 雪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印 刷: 北京公大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---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

字 数: 335 千字

印 张: 14.62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14-2645-7/I·1096

印 数: 0001-6000 册

定 价: 26.00 元

---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## 内 容 简 介

### 《空盒疑案》

金特里太太在地窖的罐头架上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空罐头盒子,但它又是没有打开过的,这令她十分不解。当夜,她听到了枪声,此后她的房客霍克斯及他的女管家均告失踪,而在霍克斯的房间里及车上都留有大片血迹。金特里太太的另一位房客聘请梅森调查此案,金特里太太也由于警方拘捕了她的儿子而请求梅森给以帮助,于是,梅森介入了此案。他很快就发现那个空盒盒盖的背面划刻有一串密码,此后一连串的惊险行动便开始了……

### 《怪钟谜案》

在布兰先生的山上小木屋里人们发现了他女婿的尸体,又在小木屋外发现了一个埋在地下的仍在滴滴答答走着的钟。钟与谋杀有什么联系吗?对此,警方与梅森的看法大相径庭,双方各按自己的思路展开了调查。尽管梅森费尽周折,但在几次开庭之后仍未搞清这怪钟之谜。就在他要败下阵来之时,他突然意识到:一个简单的问题被他搞复杂了……



# 空盒疑案

胡洋子 译





## 第一章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对待家务就像一个优秀的官员处理工作那样——对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。她的脑子就像一本家务百科全书，各方面有关家务的事都存在里面。她几乎不用想就能知道尤尼奥尔的袜子在什么时候会出现破洞。她丈夫出差时，她知道他的衬衣哪些是在干洗店洗的，哪些是家里洗的，哪些该带，哪些不该带。

让阿瑟·金特里太太骄傲的是，尽管她已四十多岁了，可她的身体仍然十分健康。她既没有因贪吃而身材臃肿，也没有为了刻意追求美而把自己饿得瘦骨嶙峋。虽然她的臀部已不再像二十年前那么线条优美，但她很现实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毕竟鱼和熊掌不能两得啊，她不可能一方面照顾着丈夫、三个孩子、一个还是老处女的小姑子、一套出租给别人的房子，还得时刻想着怎样节省家庭的开支，而另一方面又依然像她当新娘时一样轻盈窈窕。正像阿瑟·金特里太太自己所说的，“我像牛一样壮实”。

她的小姑子帮不了她多大的忙。丽贝卡不算是单身生活的女人，但又没有结过婚，是个很守旧的老处女。她其貌不扬，身材瘦削，喜欢喝茶，爱猫如子，爱夸夸其谈，喜好搬弄是非，为人苛刻。

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从不奢望丽贝卡能帮她料理这个家,因为丽贝卡的体质太弱了,不能干活儿,丽贝卡的精力不能集中,不宜承担责任。此外,她还经常出现“郁闷期”,在这段时间里,她也没什么大毛病,却总是显的病歪歪的。然而,丽贝卡却把阿瑟·金特里太太租给别人的一个房间打理的井井有条。目前这个房间租给了德尔曼·斯蒂尔先生,一个建筑师。丽贝卡有两个能使自己得到莫大满足的爱好:她是个狂热的填字游戏迷,还是个业余摄影师。她只有在沉浸于这些爱好中时,才能避免情绪低落。在地下室里有一间暗室,暗室中配备着晒片机、扩印机、冲卷盒等,这些设备绝大多数是阿瑟·金特里先生自己做的。他天生地具有修补再造的本领,而且乐意迎合妹妹各种突发奇想的念头。

有时候阿瑟·金特里太太很讨厌丽贝卡,尽管她总是尽量不表现出来。原因之一是丽贝卡与孩子们相处不好。她对孩子们因年轻气盛而表现的轻率无礼很不以为然,总是想用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们,更糟的是她能够把声音模仿的维妙难肖,她模仿孩子们在电话中的一些谈话,并以看到孩子们局促不安的反应为乐,这经常闹的家里鸡犬不宁,使阿瑟·金特里太太很不高兴。

丽贝卡擅长摄影,但她从未给孩子们拍过几张好照片。

在尤尼奥尔十九岁生日的那天,丽贝卡看着阿瑟·金特里太太的面子,屈尊大驾给尤尼奥尔拍了张照片,结果却很有意思:照片本来就拍得很难看,更由于丽贝卡想试验一种新的摄影窍门,她把影像从斜角放大到胶片上,结果照出了一张类似哈哈镜里看到的扭曲变形的图像。

当丽贝卡处理她感兴趣的事时,她的脑子一点也不笨。这所房子周围的事没有她探听不到的。她的好奇心从来没有满足



过,她在看似漫不经心间探求秘密、取得线索的方式足以与最优秀的侦探相媲美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知道,丽贝卡之所以同意照料德尔曼·斯蒂尔先生的房间,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喜欢通过他的东西来窥探他的生活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对此无能为力。再说,德尔曼·斯蒂尔先生的房间总是在他离开家去办公室的时候才打扫的,他也不至于会发现丽贝卡的秘密。

赫斯特是家里的女佣。她只在白天来工作,家就住在附近。她是一个强壮的、缄默的、老成的女人。她丈夫患有间歇性哮喘病,但还能够工作,在一家实验室里当夜间保安员。那个实验室是专门对新型飞机进行风洞测试的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房间,早餐用具已收拾利索了,阿瑟·金特里和尤尼奥尔已经去店里了,孩子们上学走了。赫斯特正在用电动缝纫机做餐巾布,丽贝卡一如既往地沉迷于填字游戏,正在填写报纸上每天刊登的猜字谜。她手里握着一支铅笔,深陷的黑眼睛上的眉毛紧皱在一起,她宠爱的黑猫莫菲斯正蜷缩在椅子上,窗外射进的一缕阳光暖洋洋地照在它的身上。

早上生的火仍在炉中燃烧着。茶壶中的沸水嘟噜嘟噜地响着,篮子里还有一堆要做的针线活儿,而且……阿瑟·金特里太太忽然想到地窖里存储的水果罐头,按说水果罐头已该吃完了,但赫斯特总是只拿最容易看到的罐头,在地窖里面黑暗的角落里会不会还留下一九三九年的陈年罐头呢?

停了一会儿,她又思索着手电筒放到哪里去了。孩子们总是拿走手电筒不放回来,地窖里还有一根蜡烛,但是……她记起来了,在尤尼奥尔的卧室里有一个手电筒,那个手电筒的皮带是用夹子夹住的,尤尼奥尔已经拿去很长一段时间了。

手里握着手电筒,阿瑟·金特里太太走下了地窖的楼梯。一



大清早,阿瑟·金特里太太就已打开了那个自动控制的大煤气炉,用来温暖整栋房子了。当家人们离家后,她才关掉了炉火,可现在这地窖里却一点暖气也没有。她注意到了后面管子上的蜘蛛网,赫斯特早就该下来清理一下这儿了。地窖里排了一长溜架子,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瓶瓶罐罐的食物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扫了一眼窗户附近的那些贴着今年标签的罐子,也没有看排在前面的去年的罐子,就又回到那个黑黝黝的角落里,用尤尼奥尔的手电照着检查角落里的物品。

她马上就明白了,赫斯特疏忽了这个角落。这儿到处都是蜘蛛网,手电筒的光柱立刻使两盒一九三九年的罐头无处遁形。这儿还有几罐子草莓酱,几盒自制的苹果黄油也是一九三九年做的……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吃惊地呆立在原地,手电筒白色的光圈照在一个四周没有标签的闪闪发亮的罐子上,这个罐子像刚从店里拿来一样,崭新崭新的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不明白,怎么会有一个没有标签的罐子混进她分门别类排列过的物品中呢?为了不让标签掉下来,她是用胶带把它们紧紧地贴在罐子上的。而且这罐子是那么新、那么亮,上面没有一根蜘蛛丝,没有一个污点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似的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伸手拿起那个罐子,不经意地掂量着它的重量。它大概只有一夸脱,轻飘飘的,差点从架子上掉下来,几乎像一个空罐那样轻。

她不高兴地看着那个罐子,眉头紧锁。居然会在那些排列有序的瓶瓶罐罐中出现了这么个“不速之客”!

她手里拿着罐子,翻来覆去地审视:罐子的顶部有卷曲的痕迹,但它又被仔细地密封起来,好像里面装满果酱似的。它那光



滑、闪亮的外表仿佛在告诉人们它是刚刚从商店里买来的新货，然而，它却曾被那么仔细地重新密封过。

皱着眉头，阿瑟·金特里太太瞪视着这个“不速之客”，它仿佛是个有力的物证，证明她家地窖的架子上曾经有过老鼠做过窝似的。她爬上地窖的梯子，高声地喊：“赫斯特！嗨，赫斯特！”
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听到赫斯特笨重的脚步声穿过厨房慢慢吞吞地走过来。“什么事，夫人？”

“这个罐子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赫斯特向前挪了几步，走下了几级台阶，看着阿瑟·金特里太太手里的罐子。她脸上茫然的表情已表明了她对此也毫不知情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说：“这是我在角落里找到的。而且，赫斯特，我发现你还没有清理完一九三九年的存货。我们昨天晚上吃的梨罐头是一九四〇年的，可这儿还有几个一九三九年的梨罐头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赫斯特答道。

“还有，看看这个罐子，”阿瑟·金特里太太强调说，“它也被放在一九三九年的存货里。”

赫斯特摇了摇头。长期做女佣得来的经验，与主人争辩是没有用的。如果女主人想要责难你，你最好是站在那里让她说她的，然后你再回去接着干你的，最多不过是浪费了点做餐巾的时间而已。她心不在焉地听着，心里记挂着厨房里没烫完的衣服。

火炉旁有一个大木箱子，阿瑟·金特里先生把它当垃圾箱用，里面装了些碎布头、旧罐子、破木片儿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把那个讨厌的罐子扔进了箱子里。

她一边上台阶一边说：“不可能会有人把一个空罐子放在架



子上，不是你干的吧，赫斯特？”

赫斯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回去接着干自己的活儿去了。

丽贝卡从她的猜字谜游戏中抬起头来。“什么事呀？”她问道，“……不，不，先别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，我正在猜计时的谜呢，报纸上登出了检验智商高低的时间比。弗洛伦斯，你知道这世界上可有一种小鲑鱼，它的名字是由四个字母组成的，而且这个名字的最后三个字母必须是A-R-R？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摇了摇头。“对我来说这太深奥了，”她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对此毫无兴趣，回到篮子边继续做她的针线活儿。

照在莫菲斯身上的太阳移到了椅子边上，那只猫弓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喷嚏，向旁边挪了几步。

丽贝卡眉头紧锁，苦苦地思索着字谜的答案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对赫斯特说：“我就是不明白，怎么会有人把一个空罐子密封起来放在那儿？”

“我也不明白，夫人。”

丽贝卡咕哝着说：“如果有一个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词，这个词的意思是某种矮墙旁水沟的边缘，那我就能够知道这种小鲑鱼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从字典里查查这是个什么矮墙？”

“我查过了，字典里说是‘一种堡垒，一种用来对付敌人侵犯的防御工事’。”

“是那本字典解释的不清楚吧？”

“噢，不，它的确是本好字典，是第五版的韦伯斯特大学字典。用它对付那些报纸上的字谜是足够了。”

丽贝卡再次埋头沉思那个字谜。良久，她抬头看了看手表，心烦意乱地叹了口气。



她放下铅笔。“真没有办法了，我就是无法集中我的精力，真不行了。都怪你谈论的那个该死的罐子！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什么都不是，”阿瑟·金特里太太回答，“只不过是我不在一九三九年的存货堆中发现的一只挺新的空罐子。看来是尤尼奥尔在把新货放到架子上时，他把旧货都放到旮旯里去了。明年我要让他把旧货都放在明处，我们得先把时间长的存货吃掉。”

“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把一只空罐子放到装有食物的罐子堆中去呢？”丽贝卡不解地问。

“我不知道，我也挺奇怪。”

“那上面没有标签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它在哪儿？”

“我把它扔到地窖里的那个垃圾箱里了。”

丽贝卡皱着眉头说：“你最好是没有告诉过我那罐子的事。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笑了。“是你问我的。你还没有找到那个什么矮墙的词吗？”

丽贝卡说：“我只猜到这个词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字母应该是C和A。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竖起手指问：“总共是五个字母？”

“五个字母。”

她用手掐算着，忽然说：“我知道答案了。丽贝卡，答案是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别帮我！我要自己做出来！我要看看我能不能比普通人的智商高。噢，别打扰我，弗洛伦斯……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微笑着拿起她的针线筐，坐到吃早饭的那个角落里，捡起一只尤尼奥尔的破了一个窟窿的袜子，放进一块补丁布，拿起了针。



丽贝卡尖刻地说：“好了，真不知道你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那五个字母的。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缓缓地说：“是你告诉了我一条线索。丽贝卡，你告诉我，中间的两个字母是C和A，对吗？没有几个字母能和C—A组成词的。元音字母肯定是不合适的，那就只能是辅音字母了，而S是惟一个符合要求的辅音字母，所以答案应该是S—C—A。”

“哈，我猜到了，”丽贝卡说，“S—C—A—R—P……但是，有谁听到过名叫PARR的鲑鱼？”

“你最好查查字典。”

丽贝卡翻开字典。“是的，我找到了，P—A—R—R。”

她用铅笔飞快地填写着，又抬头看了看表，一段沉寂过后，把铅笔扔在一旁。“我真奇怪，当你唠唠叨叨地谈论那个架子上的空罐子时，你居然还能集中精力玩儿填字游戏。对了，那空罐子怎么会跑到架子上去的？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哈哈地笑着说：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。继续填你的字吧，丽贝卡，我确信你肯定不是一般智商的人。你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

“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词，它的意思是‘一种用来做桅杆的、长在东印度的树’。”

“你猜出其中的几个字母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只知道这个词的前两个字母是P—O。”

“你能从其他相关的词里得到什么线索吗？”

“还是一个由四个字母组成的词，词意是‘左边有一群家禽，或是一些交通工具之类的’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？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拍打着自己的前额。“他们是不是说一只动物的正、反两面？等一等，‘NIGH’，这个词合适吗？”



丽贝卡拿铅笔比划了几下,然后飞快地填写起来。她猛地用铅笔头上的橡皮擦抹了几下,说道:“对极了,是 NIGH。猜出了这个词,那棵树的拼法就应是 P—O—? —N 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在字典里找一找以 P—O 开头的单词? 没有多少单词是以这两个字母开头的。”

丽贝卡的手指飞快地翻着字典。“噢,我查到了——是 POON! 好了,这下子我就都猜出来了! SABERTOOTHED 和 POON 这两个词费了我好多精力才猜出来,我的智商指数得了个高分,我永远不止是个一般智商的人,太棒了! 对吧?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说:“是的,棒极了。你现在是不是该去收拾一下斯蒂尔先生的卧室了?”

“噢,时间还早。”

“现在已经十点半了。”

“天哪,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,我是该去了。他有时候中午也回家来。你知道吗,弗洛伦斯,我怀疑他是不是真是一个建筑师。他昨天在房间里留下了几张草图,那些图纸看起来真不怎么样,一点专业水平也没有。”

“丽贝卡,我想我们不应该偷看他的草图。”

“我的上帝,它们就放在我的眼皮下边,就放在他写字台的第一个抽屉里,我想不看都不行。”

“他的抽屉是开着的吗?”

“唉,不,但是你知道,抽屉的把手上很容易积上尘土,我在擦拭尘土的时候,一不小心把抽屉拉开一点儿,就一点儿,所以我看到了。”

“可一个建筑师也不一定必须是个艺术家呀!”

“也许是吧,但他画的地窖的草图,看起来——看起来——要专业化一点。”



“我们这所房子的地窖图？”

“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。那张图是一张完整的地下室草图，甚至还画出了车库、我的暗室、储藏架子、窗户、楼梯，几乎所有东西的位置。”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道：“好啊，这不正好证明他是一个建筑师嘛！而且他还对我们这所老房子挺有兴趣呢。”

丽贝卡轻蔑地说：“他这还不算是在窥探我们的房子吗？也许过不了几天就会有房屋视察员找上门来，说咱们的地基不结实了，又得多花不少钱修理了。”

“唉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好了，现在你赶快去打扫房间吧。”

两年前，阿瑟·金特里太太把老房子的一个房间和一间浴室隔离开来，朝外边开了个门，然后把它们租了出去。德尔曼·斯蒂尔先生是个新房客，他才搬进来十天，但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融入了这个家庭。晚上，他经常过来和丽贝卡坐坐，帮她玩儿填字游戏，还帮她在暗室中冲胶片。

这所庭院深深的老房子有很多缺点。房子里老是阴冷阴冷的，而且不容易清扫。好在它有足够的空房子可以出租，倒也可以弥补些它存在的缺陷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所房子正好位于一个山坡上。地下室原本有两个库房，但现在其中的一间已租给了罗宾戴尔·霍克斯先生。他就住在附近的一所别墅里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从来没有见过罗宾戴尔·霍克斯本人，但他的秘书奥帕尔·森利小姐每月都提前来预付房租。每看到奥帕尔·森利小姐，阿瑟·金特里太太就会想起尤尼奥尔，因为非常明显，尤尼奥尔最近对奥帕尔·森利很有好感。尤尼奥尔才十九岁，但这个岁数的孩子也已经应该知道自己照顾自己了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近来总能从奥帕尔·森利的眼神里看出她的洋洋自得。阿瑟·金特里太太不喜欢



这种眼神。奥帕尔·森利比尤尼奥尔大四五岁，但阿瑟·金特里太太确信她已经是结过婚的女人了，只是没和丈夫住在一起。尤尼奥尔真应该和他自己周围的女孩子们多相处相处，而奥帕尔·森利已经二十三四岁了，有了这几岁的差别那可是很不同的。

阿瑟·金特里太太叹了口气。匆匆忙忙地，这几年的时间过得多快呀！